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聽八

廬陵竹峯羅地遺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齊物論上

戰國時學術不明是非蓋起世道人心陷溺甚矣

者則必息邪說正統行以開先聖之道老莊之學則但守吾天其初不與較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既其不齊而自齊矣此篇多是開公孫龍子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非非非馬聖白同異官公孫龍子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南郭子綦所居隱几低頭凭几也噓開口出氣也嗒焉合口也才俯而凭几俄仰而噓氣忽嗒焉合其口頃刻三變寫出如畫喪其耦者神以形為耦遺耳目形骸如死然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顏成子游子綦第子姓顏名偃字子游謚成可者謂其可也言不知人之形與心可

使之如此怪而善之也昔以隱几仰天之頃為昔也怪今隱几之子綦非昔隱几之子綦昔活而今若死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不亦善吾如此而問之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神也我形也吾我已三字若無異義而我之與己終有私意故孔子無我而告顏淵以克己道家養煉元神視身如遺子綦嗒焉之際齋神於寂身心俱滅故曰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者子綦反問子游知之乎却從而告之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以人籟引起地籟而以地籟引起天籟言汝若聞地籟天籟之說則知吾之所以喪我者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吟而獨不聞之琴琴音琴乎

大塊天地也琴琴長風之聲風長則所被者廣

山林之畏佳音佳諸見切山音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

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圜則圓而中空曰則中窾三者似器之形

似注者似汙者

水聚牛跡曰注水流穴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

激者謫音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諒音諒者突音突者咬音咬者

上言形此言聲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聲諒如號哭聲突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于竿通韓非曰竿為五聲長鳴者衆數如魚口之噲喁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

冷風清冷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莊多讀烈為厲濟止也風至極猛則止矣唱和二字是形容藉字

而獨不見之調調刁刁手

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動也今俗呼風小為調調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為刁報言刁刁然可撥也此一節言地藉琴琴者風作之時調調刁刁者風濟之時先有許多聲響忽然無有人生正如此引起下文

子游曰地藉則象竅是已人藉則比竹是已敢問天藉

地藉則前所說象竅是已人藉則笙等之類是已此不必問敢問天藉

子基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絃也感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已字與前我字相應天之生物亦如吹焉要形容天藉故下吹字吹萬不同而使其皆若自己為之而造物無與焉許多變態皆其自取其怒而出者果誰為之邪怒字

不可專作喜怒解言許多變態暴怒出來如風之猛厲而象竅暴怒也

大知開開小知問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開開防開又防開問問一問又一問炎炎燁人貌詹詹諄至貌言人之知識言語有此不同

其寐也竟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關

邱康節曰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莊子所謂鬼即康節所謂神人寐則神交於腎而形靜寤則神舍於心而形動寤而與物接則自有許多機關下文備言之

縵者莫平縵繒無文也計謀錯綜而不見者似之御雲歌禮縵縵予亦取禮文錯綜之義

害者密者害者極地藏物也密者細密也三句言人之機關有如此者句法與激者諷者相應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小恐懼則惴惴不自保大恐懼則為計如組織句法與小和大和相應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發於外如射者機括必期於中其司是非之的有如此者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留滯於中如會盟詛祝不可得渝言其守好勝之私有如此者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衰殺如秋冬肅殺言其忘心勞思日見銷燦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溺於物慾所為不能使其自反也

其賦入也也如緘以言其老溼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其賦沒如緘勝閉固言其於老於嗜慾之溝瀆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心已近於死不可復生也自其發若機括至莫使復陽也文義與厲風濟則象竅為虛而獨不見調調刁刁乎相應到此分明是說

教倒地了下文喜怒哀樂又突起可見筆力有餘

喜怒哀樂慮歎變越增姚佚啓態

越字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治也佚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亦云

莫不美麗姚治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儒書只言七情莊子又增作十二般

樂出虛蒸成菌

此十二者如樂音之出於空虛地氣之蒸成朝菌然律始於無中生一自一而三而九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於是損益之而成十二律是之謂樂出虛菌亦虛空中所產皆所以形容天籟者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數息而言已乎已乎世人如此其休乎不過旦暮得此以為所由生子○此一節言天籟天之生人有許多情態正如風作之時有許多聲響○自篇首至此莊子述起

子綦問答而下文因廣其說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上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就子綦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感其自取

上摘出來議論非彼無我即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非我無所取即成其自取也

非彼造物固無我之累非是我亦安取許多變態子綦此說亦近之矣但尚欠說

到此變態之所為使處子游不知之也

所為役使而聽命者如有真宰高真宰者即無極之真妙合二氣五行而人所具以生者也人身中有此真宰故血氣為之役

使而許多變態可收斂寂然然而人莫得其朕兆無可用工處其為可行驗之得道

之人已足深信而終不可得其形蓋雖有坎離交媾子母留戀之情而本無形象也

此老氏大道之指而丹經之所由出

百骸九竅六藏去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走皆有為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遽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自反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藏莫不該存吾與誰者為親又誰為自問之辭莫是汝皆悅之乎莫是有私愛焉無私愛之理也

既是如此則皆相為臣妾乎莫是皆為臣妾則不足以相治而更迭為君臣乎曲折

疑難却終之曰其有真君存焉言百骸九竅六藏所以聽命者真君也真君即真宰

因言君臣變文耳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其真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

此情字即有情而無形之情人求得此情與不得此情皆於其真無損益真者自如

也人受形之初便有此真與生俱生未嘗亡失以待形盡後已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備然疲役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其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相刃相殺傷相靡相服從形以載真形化則心與之俱化所謂不亡者亦盡矣因言不亦悲乎又言可不哀邪又言可不謂大哀乎辭愈痛切其警世深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芒芒昧無知也○此一節是莊子因子綦天籟之說而指示人以賦予之初元有真宰者存後面數節却極陳是非彼此不足爭辯唯當明此真宰而已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真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高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者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是從子綦師弟子問答上來真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是從日夜相代感其自取來成乎心者心之主宰萬事之名有真宰為之主則成箇心無以主之則走東走西不成箇心矣

學道者不必外求師但反之吾心自有餘師此真宰在人無知愚皆有之不特曉得日夜相代感其自取之理者有之雖愚昧不曉者亦與有焉若未知真宰所在其心未成而先有是非之辯譬之今日方往越

而謂昔已至寧有此理雖神禹且不能將無為有以知天下之事實我手先安頓是非二字在此下文却反覆言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穀語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又從吹萬不同上來夫人之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乃言者之人有言耳既出於人則寧免無私故其言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定則人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穀鳥初出卵者人聞禽鳥之音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鷓鴣知雨布穀鳴催耕可聽之為準穀音未定則不為準矣人言之未定亦猶是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以明

總上文道與言作議論所謂成心便是道大道本無真偽因何隱而有真偽至言本無是非因何隱而有是非道因何去失而不存言因何存而不可準此設問之辭却答云道隱於旁門小成之術言隱於浮華

不實之說故有儒墨二家相與是非如墨以儒為非則自以墨為是矣儒又自以儒為是則以墨為非矣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此儒墨之所以紛紛也遂申言而曉之曰與其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吾之真宰猶言且理會自己工夫說甚閑是非○前一節結句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故此結句云莫若以明明者知真宰所在芒昧者不知也後二節皆以此結申重丁寧之

意深矣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前一節只言是非兩字而非寔生於彼

我之相對故此一節又以彼是兩字作議論物無非彼者凡物皆有彼我以彼為彼而彼又以為我為彼物無非是者凡物皆有是彼以彼為是而我又以我為是自彼則不見者自彼人言之則皆不見其為彼與

是何也彼自以彼為我則不見其為彼矣彼以彼之非為是則不見所謂是矣自我則知之者自我言之則見彼之為彼矣見彼有不是處則知所謂是妄言人不可自蔽如彼人不自知自我觀之則知也彼出於是者我之指彼為彼彼之指我為彼皆出於自是之故我自是以非歸之彼而謂彼為彼矣彼自是以非歸之我而謂我為彼矣是亦因彼者我之自是與彼之自是亦因各分在彼之故我以彼為彼則

必以非歸之彼而以我為是矣彼以我為彼則必以非歸之我而以彼為是矣此彼是方生未已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

又綴上方生字却下雖然一轉雖彼是之說方生然方生則有方死方死則又有方生方可則有方不可方不可則又有方可以循環之理觀之則彼是之說須有死滅時而今不可齊者須有可齊時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今且因其是非而非之以待其自定必覆言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者既因其是則亦因其非既因其非則亦因其是如因其一而不因其一則猶未免於爭是以聖人不行是非之途超然物外或有是非只照之于天猶言或是或非天自監之亦所以因其是也既言因是因非却又只言因是省文耳下文皆申明因是之說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此聖人因是之說凡是者亦歸之彼凡彼者亦以為是如此則此盡以彼為是而此自認其非彼亦盡以此為是而彼自認其非彼此各有^一是非矣果何分於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彼是不對立則無是非矣此謂之道樞又解說樞之義樞者門柱也樞處於環中圓轉不碍而開闔無窮聖人執道之樞而一聽是非之無窮猶是也

故曰莫若以明^{結前}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從前一節方可方不可上來戰國時有白馬非馬之辯故引之而又近即身之指以並論此指也而辯者必云非指然以指之類喻其非指不若以非指之類喻其非指也此馬也而辯者必云非馬然以馬之類喻其為非馬不若以非馬之類喻其為非馬也若合天地為一指則人之所謂指者非指矣若總萬物為一馬則人之所謂馬者非馬矣蓋執著觀之則必指為指馬為馬不執著觀之則天地可為指萬物可為馬故人於是非之間不可有執著但當可乎其所不可乎其所不可夫道本無名人行之而成道之名物本無名人謂之而立物之名則然與不然者亦人強謂之耳因而然之不然之可也雖物固有所端的是然是可者亦以是觀之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固有所者端之意

故為是舉蓬與楹屬與西施快悽悽怪道通為一
蓬屋梁楹堂東西兩楹屬惡人西施美人

蓮橫而極直屬醜而施妍悅怪萬狀皆以道通之而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其分裂也或所以為成全其成全也或所以為毀壞故凡物無成與毀反復通之則只為一蓋只從成而觀之則不見其毀只從毀而觀之則不見其成通成毀循環而觀之則成可以為毀毀可以為成其實則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達者之人知通為一故為不用而寓諸事功寓諸事功即用也用即通也既通則得諸心矣既得則近乎道矣如此者所謂因是已一向如此既而純熟不知其然則謂之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凡勞苦其心神為此一偏之見者不知通之為一者也如衆狙喜怒不自知覺狙公順其所欲而無虧於名實亦因是之道也是以聖人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調和之使不爭而休息乎天理之均乎此之謂是非兩行而不相悖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因上文云聖人又推而言古之人未始有物者即所謂無極也知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中庸亦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未始有物則何有是非和之以是非已是後世聖人事古之人併此亦無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
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
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
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
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
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
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
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
乎物與我皆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文昭氏之名技策所以憂瑟者梧以梧桐
為琴瑟也幾近也戰事也末年老年也綸
緒也綴上成字而言若以為有成與虧便
如昭氏之鼓琴若以為無成與虧便如昭
氏之不鼓琴試以昭文之鼓琴言之昭文
之鼓琴與師曠惠子三人之知相近皆技
藝之高者也能與師曠惠子抗衡則其於
琴可見其精矣故從事於此至老而不輟
者乃其篤好之欲以表異於人其篤好之
也欲以明示眾人而已彼眾人非所可明

而強欲明之故卒無知音如堅白之辯者
始欲明之而終至晦昧也昭文既無成矣
其子又以文之緒終其業亦終身而無知
音如此看來使昭氏當來不學鼓琴則何
有成與虧惟其好鼓琴故有成虧也若是
猶言見存如此若據見存如此而謂之成
則我今亦可謂之成若據見存如此而不
可謂之成則物與我何有成日是故滑亂
可疑無分曉中自有光耀乃聖人之所圖
不必分別孰為成孰為不成也却繳前為
是不用而寓諸庸一句結之曰此之謂以
明仍照前結句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齊物論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一節從言者有言上來而今且把人之
有言與此相類或不相類者皆相與為類
如此以為是而彼亦以為是此以為非而
彼亦以為非固相類矣或此以為是而彼
以為非者亦同其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
是者亦同其是皆相與為一類則與彼之
說無異而不爭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有謂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
有謂乎其果無謂乎